温公家范

北宋·司马光　　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序

【原文】

《周易》：家人，利女贞。彖曰：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，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矣。象曰：风自火出，家人。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恒。

【译文】

《周易》中离（岩）在下，巽（闇）在上的卦形是《家人》卦，利于女子占卜。《彖》辞上说：《家人》卦讲的是，女子在家内尽职尽责，男子在外则一心一意。男女之间都能恪守正道，这是天地之间的二大原则、道理。《家人》里有一位尊严的君长，指的是父亲、母亲。父亲能成其为父亲，儿子能成为其儿子，兄长能成为兄长的样子，弟弟能像弟弟一样，丈夫成其为丈夫，妻子能像妻子一样，那么家庭相处得道，家道得正，天下也就安定太平了。《象》辞上又说：《家人》的卦象是巽是火，离是风，火从内出，外则有风，风火相炽，故得旺盛。君子们就能做到说话有内容，行为能坚持，这样就能教育人们。

【原文】

初九，闲有家，悔亡。象曰：闲有家，志未变也。

【译文】

初九，防止家中发生变故，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悔恨之事发生。《象》辞上说，防止家中发生意外变故，是用心在一切未发生之前，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【原文】

六二，无攸遂，在中馈，贞吉。象曰：六二之吉，顺以巽也。

【译文】

妇人在家中料理饮食等日常事务，没有什么差错，自是大吉大利，所以占筮者遇到此爻，便是大吉。《象》辞上说：“六二”爻中的“吉”字，指的是妇女在家中料理日常饮食家务，因为她柔顺，并且听从男子之言，能得其正道，所以吉利。

【原文】

九三，家人嗃嗃，悔厉吉。妇子嘻嘻，终吝。象曰：家人嗃嗃，未失也。妇子嘻嘻，失家节也。

【译文】

家里人因苦于家法之严而就会严谨、勤俭行事，虽然处于严厉的地位，但是家庭是不会有什么不吉利之事发生的。如果妇人、孩子嘻嘻笑笑，没有什么顾忌讳疾，那么总有遭苦的一天。《象》辞上说：家里人苦于家法之严而感行之艰难，不是失节之举。妇人孩子嘻嘻笑笑，肆无忌惮，则是有所失当。

【原文】

六四，富家、大吉。象曰：富家大吉，顺在位也。

【译文】

六四，家庭富裕，自是大吉大利。《象》辞上说：家庭富裕这件大吉大利的事情，是由于顺乎其位而得来的。

【原文】

九五，王假有家，勿恤，吉。象曰：王假有家，交相爱也。

【译文】

君王到臣子家中去，有高兴的事，也有不高兴之事，到底是好事还是祸事，不要担心，占筮遇这个爻，便是吉利之事。《象》辞上说：爻辞讲君王到臣民家中去，是说君王正于内，则家人交相亲爱。

【原文】

上九，有孚，威如，终吉。象曰：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谓也。

【译文】

上九，君王对臣属要求严格，有恶必罚，这样就能有威严可畏，臣民也不敢为奸道之举，终为吉事。《象》辞上说，爻辞上说的有威严庄敬之貌便大吉，讲的是君王反求于自己，立其信，树其威，那么民众就会相信、敬畏。

【原文】

《大学》曰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

【译文】

从前那些想把圣明之德明白于天下的人，一定是首先把国家治理好；要想把国家治理好，首先必须把家庭搞好；想要把家庭治理好，重要的是先自己修身养性；要真正修身养性，先就要端正自己的心思；要端正自己心思想法，先要做到诚心诚意；要做到诚心，首先要对世界有所认识了解。对世界要真正认识了解，最关键的是要亲自接触、了解事物。接触了解事物才能真正获得知识，掌握了一定的知识的人就能做到诚心诚意，有诚实可敬的涵养，就能端正自己的所思所想。

【原文】

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【译文】

把心理上所思所想端正了，那么自身的修养、涵性也就可以做到了，有了一定的涵养，那么家庭就会和睦幸福。家庭和睦幸福，国家就能大治，国家长治久安了，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。

【原文】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

【译文】

从天子一直到了般民众，都要从修身养性这一根本点出发去做。修身养性功夫达到了一定程度，就是把握了人最根本的所在，本质问题解决了，却天下乱而未治的，从来不会出现。如有应该看重的反而以为不重要，把不重要的又当成是重要的事，这种状况也不会出现。这就叫做掌握了问题的根本所在，这也叫做懂得了事物的关键所在。所说的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家庭，是说如果家里尚且不能教育、治理好，那么还拿什么去教育、开导别的人？所以君子还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庭却已经成为天下的教化典范。

【原文】

孝者所以事君也，弟者所以事长也，慈者所以使众也。诗云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

【译文】

孝道是用来侍奉君上的原则。 弟道是用来侍奉长者的原则，慈爱是用来指挥众人的原则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桃花开得多么鲜艳，桃叶也十分茂盛。那位美丽的女子出嫁了，一定是丈夫的好妻子，会成为一位贤妻良母。”能成为贤妻良母，然后才能教育普通的民众。

【原文】

《诗》云：“宜兄宜弟。”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

【译文】

《诗经》上又说：“兄长和弟弟都很和睦、友爱。”兄长弟弟和睦友爱，才能教育普通的民众和睦友爱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这是一位多么好的榜样，完美无缺，是民众和国家的榜样。”作为父亲哥哥弟弟都做得妥当，那样才能成为民众的榜样楷模。这就是说的治理一个国家的关键在治理好家庭。

【原文】

《孝经》曰：闺门之内具礼矣乎。严父严兄，妻子臣妾，犹百姓徒役也。

昔四岳荐舜于尧曰：“瞽子，父顽、母嚚、象傲。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”帝曰：“我其试哉。女于时，观厥刑于二女。”厘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于虞。帝曰：“钦哉。”

【译文】

《孝经》上说：闺门的里面，都具备了各种礼节。父亲与兄长的尊贵，和妻儿子女、侍妾，就像君王和百姓、民众关系一样。从前四岳对尧推荐舜时说：“舜是瞎子的儿子，父亲行为不合德义，母亲也十分凶狠，弟弟象尤为傲慢无礼。但舜却能用至孝之诚去感化父母弟弟，使他们不至于陷于奸恶。”尧帝说：“我将试用他。就把女儿嫁给他，观看他怎样对待女儿，并以此知道他治国之道。”舜能用仁义之心打动尧帝之女，于是带领两女在妫讷之间，向虞氏行妇道。尧帝说：“好吧”

【原文】

诗称文王之德曰：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”此皆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。降及后世，爰自卿士以至匹夫，亦有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，今采集以为家范。

【译文】

《诗经》上称赞文王的品德说：“为妻室家庭树立榜样，同样也为兄弟做出了榜样，这样也为国家带来了稳定。”这都是从前的圣人首先在家庭树立榜样，然后也为天下树立楷模、榜样。至后来，从卿士到一般的民众，也有治家的美行壮举，可以为人们治家的榜样，现在把他们采集编成《家范》一书。

治家

【原文】

齐晏婴曰：“君令臣共、父兹子孝、兄爱弟敬、夫和妻柔、姑慈妇听

礼也。”君令而不违，臣共而不二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，夫和而义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，礼之善物也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的晏婴说过：“君王品德高尚，臣属恭顺忠心，父亲慈爱，儿子孝顺，兄长宽和，弟弟恭敬，丈夫和气，妻子温柔，姑姑慈祥，妇妾听从，这些都是礼数。”君王品德高尚，出言不变，臣民忠心不变，父亲慈爱善教，儿子孝顺又能尽力规劝，兄长宽和又能友爱，弟弟恭敬又能顺从，丈夫和气又仁义，妻子温柔而又端庄，姑姑慈祥而又通达，妇妾听话而又婉约，这些都是讲究礼数的好事。

【原文】

夫治家莫如礼。男女之别，礼之大节也，故治家者必以为先。礼：男女不杂坐，不同椸枷，不同巾栉，不亲授受；嫂叔不通问，诸母不漱裳；外言不入于阃，内言不出于阃；女子许嫁，缨。非有大故不入其门。姑、姊、妹、女子子，已嫁而反，兄弟弗与同席而坐，弗与同器而食。

【译文】

治理家庭首要的是重视礼节。男女之间有别是礼节中的最关键所在，所以治理家庭一定先要讲求礼数。男女之间不杂乱相坐，不共同使用一个衣架，不要有亲肤之授；嫂嫂和叔子之间不相通问，不让庶母洗刷内衣；有关家事以外之事不要传到内室，家庭私事之言也不要在外面传布；女子已经许配了，就佩戴香囊。除非有大的变故，不准进入宫门内。姑姊妹的女儿已经出嫁了，回家来的时候，兄弟不要和她们同坐一条席子，也不要同用一套餐具。

【原文】

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，非受币不交不亲，故日月以告君，斋戒以告鬼神，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，以厚其别也。

【译文】

男女之间不通过媒人，不相互询问姓名，不接受对方聘礼，不相交接，所以书写日月以告诉君王，吃斋守戒以告慰于鬼神，设办酒食用来招待同乡

的朋友亲戚，以表示慎重地对待男女之间的区别。

【原文】

又，男女非祭非丧，不相授器。其相授，则女受以篚；其无篚，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。外内不共井，不共湢浴，不通寝席，不通乞假。男子入内，不啸不指；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女子出门，必拥蔽其面；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道路，男子由右，女子由左。

【译文】

还有男和女之间不是在祭祀或丧礼等场合，不互相传递器皿。如果相互传递，则女的垫上一个圆的竹筐。没有圆的竹筐，那么都坐下来，放在地上，然后再去拿。外内不共同使用一口井，不共同用一个浴室，不通用一床寝席，不互相借用东西器皿。男子到内室，不吹口啸，不东指西指；晚上走路则用蜡烛，没有蜡烛就不要动。女子外出则要用东西把脸蒙上；晚上走路要点蜡烛，没有蜡烛就不动。走路的时候，男的走右边，女的走左边。

【原文】

又，子生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。男子十年，出就外傅，居宿于外。女子十年不出。又，妇人送迎不出门，见兄弟不逾阈。

【译文】

孩子生下来七岁之后，便不让男女同坐一席，不共同吃饭。男于到十岁大，就让他到外面跟人学习，并住宿在外。女子到十岁就不出门。还有，妇人送往迎来都不越出家门，见到兄弟也不越出门限。

【原文】

汉万石君石奋，无文学，恭谨，举无与比。奋长子建、次甲、次乙、次庆，皆以驯行孝谨，官至二千石。于是景帝曰：“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，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。”故号奋为万石君。

【译文】

汉代万石君石奋没有什么文化学识，但是做事小心谨慎认真，都没有可以同他相比的人。石奋的长子名石建，次子和第三子不知道名字，第四子叫

石庆，都因为奉行孝道谨慎认真，当到了二千石的大官。于是汉景帝说：“石奋和四个儿子都做了二千石的官，做为人臣的尊贵宠幸，都集中在他们一家了。”所以就叫石奋为“万石君”。

【原文】

孝景季年，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，子孙为小吏，来归谒，万石君必朝服见之，不名。子孙有过失，不消让，为便坐，对案不食。然后诸子相责，因长老肉袒固谢罪，改之，乃许。子孙胜冠者在侧，虽燕必冠，申申如也。僮仆？？如也，唯谨。

【译文】

汉景帝晚年，万石君从上大夫这一高位上退休归老，他退休居家后，子孙们有些当了小官，来拜见他，万石君是要穿上朝服才接见子孙们，不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。子孙们如有过失，也不责备。只是自己设一个普通的座位，坐在桌边不吃饭。一直到后辈们互相指责，认识到错误，并通过年长者自己光着膀子，表示悔过谢罪，加以改正，才原谅他们。能戴上帽子的子孙在身边，即使是欢乐之中，也一定戴好帽子，端端正正的样子。小孩仆人们也是一派高兴的样子，都做得很认真仔细。

【原文】

其执丧，哀戚甚。子孙遵教，亦如之。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，虽齐、鲁诸儒质行，皆自以为不及也。

【译文】

他守丧礼之制也十分严格，非常悲哀。子孙后代都跟他一样。万石君一家因此由于严守规矩，讲求孝道而声名闻乎郡国之中，即使是齐鲁这一带地方的儒生以及出名的躬行者，也自己觉得在这些方面赶不上万石君。

【原文】

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。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，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，少子庆为内史。

【译文】

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因为犯了“文学”方面的错误而得罪皇太后，太

后认为儒者是文饰之事多，而缺少实干，现在万石君家不张扬自己，实实在在地做，于是就选用万石君长子石建做为郎中令，他最少的儿子石庆为内史。

【原文】

建老白首，万石君尚无恙。每五日洗沐归谒亲，入子舍，窃问侍者，取亲中裙厕牏，身自浣洒，复与侍者，不敢令万石君知之，以为常。万石君徙居陵里。内史庆醉归，入外门不下车。万石君闻之，不食。庆恐，肉袒谢罪，不许。举宗及史建肉袒。万石君让曰：“内史贵人，入闾里，里中长老皆走匿，而内史坐车自如，固当！”乃谢罢庆。庆及诸子入里门，趋至家。

【译文】

石建老了，连头发都白了，万石君身体还相当好。石建每隔五天休假回家，就亲自到自己房子里，私干地问侍者们一些情况，并亲自替老人洗刷内裤，然后再给侍者，并且不敢让万石君知道这件事，总是这样地做。后来万石君搬到皇陵去住。做内史的石庆喝醉了回家，从外门进来没有下车。万石君听说了这件事，就不吃饭。石庆很害怕，光着膀子，负荆谢罪。万石君不答应。全宗的人包括石庆的哥石建都负荆谢罪，万石君还是责备着说：“内史是位贵人了，到乡里去，乡里的长老都躲藏起来，今天内史入外门坐在车里不下来是应该的吧！”这样才算结束了这件事，并原谅了石庆。石庆和诸子以后到里门都是小步跑回家。

【原文】

万石君元朔五年卒。建哭泣哀思，杖乃能行。岁余，建亦死。诸子孙咸孝，然建最甚，甚孝于万石君。

【译文】

万石君元朔五年死了。石建哭得十分伤心，要扶着拐杖才能走路。过了一年多，石建也死了。万石君的子孙都很孝道，其中石建最孝，对万石君尤其孝道。

【原文】

樊重，字君云，世善农稼，好货殖。重性温厚，有法度，三世共财，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孙朝夕礼敬，常若公家。其营经产业，物无所弃；课役童隶，各得其宜。故能上下戮力，财利岁倍，乃至开广田土三百余顷。其所起庐舍，皆重堂高阁，陂渠灌注；又池鱼牧畜，有求必给。

【译文】

樊重，字君云，世代善于农业种植，又喜欢做生意。樊重性情温厚，很有器质法度规矩，祖孙三代都共守家产，没有分家，早上晚间都十分讲礼貌，经常在公家场合也一样。他所管理经营的财产物业，都没有什么浪费的；所雇奴仆帮佣，也是各尽所能。所以能够做到上上下下，一心一意地去干，因此他所得的财产百倍于他人，以至于后来共置买有田土三百多顷。他所建的房屋，都是高楼宽堂，十分壮美，开发的渠道池塘，都灌上水；养上鱼，放上兽牧，凡是向他恳求者没有得不到答应的。

【原文】

尝欲作器物，先种梓漆，时人嗤之。然积以岁月，皆得其用。向之笑者，咸求假焉。赀至巨万，而赈赡宗族，恩加乡闾。外孙何氏，兄弟争财，重耻之，以田二顷解其忿讼。县中称美，推为三老。

【译文】

曾想要做一些家具之类的器物，于是预先种上一些梓树、漆树，当时的人都嗤笑他。等过了些年月，所种的树都派上了用场。曾经讥笑他的人，都反过来向他借用。他积聚的钱财数额很大，于是用来救济同宗同族里的人，他的恩惠都布施给了乡里的人们。有一位姓何外孙的兄弟之间为财产而发生争执，樊重感到是一件耻辱之事，拿出二顷田产把这场火热的争夺平息下来了。一县之中都赞美这件事，把他推为“三老”。

【原文】

年八十余终。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，遗令焚削文契。债家闻者皆惭，争往偿之。诸子从敕，竟不肯受。

【译文】

他一直活到八十多岁了才死去。平时向他借贷的人总数约数百万之多，他留下话说，把借贷文契都烧了，不用再偿还。借债人听了都感到十分惭

愧，争着去还债。他的几个儿子都听从父亲的遗嘱，最后都不肯接受。

【原文】

宋侍中谢弘微从叔混，以刘毅党见诛。混妻晋阳公主，改适琅邪王练。公主虽执意不行，而诏与谢氏离绝。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。混仍世宰相，一门两封，田业十余处，僮役千人，唯有二女，年并数岁。

【译文】

南宋朝谢弘微的从叔谢混，因为与刘毅是同一党的关系而被杀害了，谢混妻子晋阳公主，改嫁琅琊王练。公主虽然执意不从，但皇帝命她同谢氏一族离绝。公主就把谢混家的事委托给弘微。谢混是世袭宰相，一家两次被封赐，田产有十多处，僮仆千余人，但只剩下两个女儿，而且年才几岁。

【原文】

弘微经纪生业，事若在公。一钱尺帛，出入皆有文簿。宋武受命，晋阳公主降封东乡君，节义可嘉，听还。谢氏自混亡至是九年，而室宇修整，仓廪充盈，门徒不异平日，田畴垦辟有加于旧。

【译文】

弘微经营田产家业，就像在官府办事一样，一分钱一尺布的出入，都详细记在帐上。宋武帝当上皇帝后，晋阳公主被封为东乡君，由于她气节义行都有值得赞美之处，听从她请求还回谢家。谢氏是从谢混被杀以后到东乡君返家，此时已有九年之久了，而谢氏家的房子修整得更好，仓库更加充盈，情况和平时一样，田土开垦购置的比以前更多了。

【原文】

东乡叹曰：“仆射生平重此一子，可谓知人，仆射为不亡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东乡君叹息说：“仆射（谢混）在世时看重这位侄子，可以说是真正看对了人，仆射虽亡，实不亡矣！”

【原文】

中外亲姻里党故旧见东乡之归者，入门莫不叹息，或为流涕，感弘微之

义也。弘微性严正，举止必修礼度，婢仆之前不妄言笑。由是，尊卑大小敬之若神。及东乡君薨，遗财千万，园宅十余所，及会稽、吴兴、琅邪诸处。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，奴僮犹数百人。公私或谓：室内资财宜归二女，田宅僮仆应属弘微。

【译文】

谢氏一家的各种亲戚乃至道流俗众，看到东乡君还入谢家，无不叹息，甚至哭泣的，都是感叹弘微的高节大义。弘微这个人性情严肃而又讲究法度，行为举止一定按礼行事，在奴婢仆从面前，从不随便谈话喧笑。由于这样，从尊者到卑者，都尊敬他像尊敬神一样。等到东乡君死时，留下财产千万，园宅十多处，有些还在会稽、吴兴、琅等地方。太傅安司空当时所辖奴仆就百人之多。人们都说谢氏财产家里的应归谢混二个女儿，外面的田土、住房则应归弘微所有。

【原文】

弘微一物不取，自以私禄营葬。混女夫殷睿，素好摴蒱，闻弘微不取财物，乃滥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，戏责内人，皆化弘微之让，一无所争。弘微舅子领军将军刘湛谓弘微曰：“天下事宜有裁衷。卿此不问，何以居官？”弘微笑而不答。或有讥以谢氏累世财产充殷，君一朝弃掷，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。

【译文】

弘微一点也不要，并且用自己的私钱去营办东乡君的坟墓。谢混有一个女儿丈夫叫殷睿，平时总是喜欢一种叫樗蒲的游戏，听到弘微不拿财物，于是就夺取了他妻子、妻妹以及伯母、两姑的财产，用去还赌债，弘微的妻妾都受到了弘微退让的感化，一点也不索取。 弘微的舅舅领军刘湛对弘微说：“天下的事情应该有一定的原则。您却对这样的情况都不加问，怎样去当好官?”弘微听了，笑而不答。有的人讥笑说，把谢家几代的财产，替殷睿还了一次赌帐，就像是把财产扔到大海里，却认为是廉洁之举一样。

【原文】

弘微曰：“亲戚争财，为鄙之甚。今内人尚能无言，岂可道之使争？今

分多共少，不至有乏，身死之后，岂复见关。”

【译文】

弘微说：“亲戚之间争夺财产，是一件最为可鄙的事情。现在连妻妾们都没有什么话可说，难道可以引导去争夺。现在分给你不管是多的还是少，还不至于有什么缺乏，一个人死了之后，拿这些财物还有什么用？”

【原文】

刘君良，瀛州乐寿人，累世同居，兄弟至四从，皆如同气，尺布斗粟，相与共之。隋末，天下大饥，盗贼群起，君良妻欲其异居，乃密取庭树鸟雏交置巢中，于是群鸟大相与斗，举家怪之。

【译文】

刘君良是瀛州乐寿人，几世都共同住在一起，兄弟一直到相隔四代都如一脉相传一样，即使是一尺布、一斗粟，也都同享共用。隋朝末年，天下大饥，到处都发生盗贼，君良的妻子想分家去过，自己把庭院树上的小雏鸟换了个位置，于是群鸟大乱，互相争斗，全家都感到奇怪。

【原文】

妻乃说君良，曰：“今天下大乱，争斗之秋，群鸟尚不能聚居，而况人乎？”君良以为然，遂相与析居。月余，君良乃知其谋，夜揽妻发，骂曰：“破家贼，乃汝耶！”悉召兄弟，哭而告之，立逐其妻，复聚居如初。乡里依之，以避盗贼，号曰义成堡。宅有六院，共一厨。子弟数十人，皆以礼法。贞观六年，诏旌表其门。

【译文】

君良的妻子于是趁机对他说：“现在是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到处争夺，连鸟都不能住在一起，更何况是人？”君良认为说得对，于是就和全家分开过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君良知道了妻子的计谋，夜里捉着妻子的头发骂道：“破坏家庭的贼子就是你啊？”于是把兄弟都召集在一起，哭着告诉大家事情的原委，迅速把妻子赶出了家门，又回过来和兄弟像从前一样一块住。同乡的人都来依附他们一家，用来躲避盗贼，取名为“义成堡”。这座宅有六个院子，只有一个厨师。子弟数十人，都善守礼法。贞观六年，皇上下诏表彰他们一

家。

【原文】

张公艺，郓州寿张人，九世同居，北齐、隋、唐，皆旌表其门。麟德中，高宗封泰山，过寿张，幸其宅，召见公艺，问所以能睦族之道。公艺请纸笔以对，乃书忍字百余以进。其意以为宗族所以不协，由尊长衣食，或有不均；卑幼礼节，或有不备；更相责望，遂成乖争。苟能相与忍之，则常睦雍矣！

【译文】

张公艺，郓州寿张人，九代同居没分家，从北齐、隋唐都诏旌表彰他们一家。唐麟德年中，唐高宗封禅泰山，经过寿张，到张家院宅去，召见张公艺，询问是用什么方法能使亲属和睦相安。张公艺请用纸和笔来回答，于是书写了一百多个“忍”字进给唐高宗。他的意思是宗族之所以不和睦安详，是由于尊长卑幼之间的衣食有所不平均；或许是卑幼者不太恪守礼节法度；于是互相埋怨责备，最后变得相互争斗。假若能相互之间都能忍让，那么家庭就会和睦，兴旺了。

【原文】

唐河东节度使柳公绰，在公卿间最名。有家法，中门东有小斋，自非朝谒之日，每平旦辄出，至小斋诸子仲郢等皆束带，晨省于中门之北。公绰决公私事，接宾客，与弟公权及群从弟再食，自旦至暮，不离小斋。烛至，则以次命子弟一人执经史立烛前，躬读一过毕，乃讲议居官治家之法。或论文，或听琴，至人定钟，然后归寝。

【译文】

唐代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在朝廷公卿中最为有名，制定了一套家法。住房中门的东面有一小斋室，只要不是进朝拜谒之日，每天天刚刚亮，就起来到小斋之中去，诸子包括仲郢等都穿戴好衣服，一早就到中门的北面去拜见。柳公绰决断公事，接对宾客，和弟柳公权及堂弟们一块吃饭，从早到晚，都不离开小斋。烛灯到了，便按次序命令子辈们，一个人拿着经史站立在烛灯前读上一遍，读完后才开始讲议论述作官、治国的办法原则。有时谈论文

学，有时听听弹琴，到了很晚的时候，才回家去睡觉。

【原文】

诸子昏复定于中门之北。凡二十余年，未尝一日变易。其遇饥岁，则诸子皆蔬食，曰：“昔吾兄弟侍先君为丹州刺史，以学业未成不听食肉，吾不敢忘也。”姑姊妹侄有孤嫠者，虽疏远，必为择婿嫁之，皆用刻木妆奁，缬文绢为资装。常言，必待资装丰备，何如嫁不失时。及公绰卒，仲郢一遵其法。

【译文】

子辈在晚上再到中门的北面向长辈道别致礼。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，没有一天有变化。有时碰上了饥饿的日子，那么子侄们都吃蔬食，说：“过去我们兄弟侍奉父亲做丹州刺史，因为学业没有成就，不准随便吃肉食，这件事一直不敢忘记。”女性亲眷如姑、姊娣妹、侄，假若成了寡妇之类的人物，即使是较疏远的亲戚也一定再替她选择一位夫婿出嫁，并且都用雕刻的家什及优质的绢布为嫁妆。常言说，一定要等到嫁资丰富完备，哪里比得上赶一个适当机会出嫁？柳公绰死后，仲郢一切都按柳公绰的办。

【原文】

国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，唯故李相昉家。子孙数世二百余口，犹同居共爨，田园邸舍所收，及有官者俸禄，皆聚之一库。计口日给，饼饭婚姻丧葬所费，皆有常数，分命子弟掌其事。其规模大抵出于翰林学士宗谔所制也。

【译文】

国朝（宋）公卿能坚守先代之法而且长期不衰的，只有故相李昉家，子孙几世，有二百多口人，仍然住在一起吃饭，田园和房屋所得收入及当官子弟所得收入，都归聚到一个库中，按一天所需供给食用。结婚、办丧事等大事所需费用，都有一个规定的常数，分别命令子弟掌管这些事情。事情的规模大小都是出于翰林学士宗谔所制定。

【原文】

夫人爪牙之利，不及虎豹；膂力之强，不及熊罴；奔走之疾，不及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